**比尔的任务**

认识泽卡艾尔的那个晚上，我清楚的记得这个城市已经很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雨了，因为只有这么大的雨，才会引来雨夜兽。然后我这个已经不知道在A城的地下水道里呆了多长时间的老家伙，终于可以活动筋骨了。

  今晚一定要力克这只怪兽，这样我就可以调往W城，永远告别A城这个一年四季都刮着风沙的北方城市了。这座城池空气如此污浊，不光是我不愿呆在地面上，就连漂亮的姑娘也都走了，只留下一群皮肤干燥枯裂只知道捣鼓伙食的欧巴桑和一群整天都在堆砌泽瑟尔圣塔的男人，空气中流动的均是孤寂的男性荷尔蒙味道。

  我快寂寞坏了，在黑漆漆的地下水道里开着40W的日光灯，每天捧读小学馆的漫画，这是近几十年最常做的事，听着流水窸窸窣窣的从我床下流过，偶尔看到一两只老鼠，在这之前的日子我也都快忘记了，因为我在A城的地下水道里呆了整整三百年。

  我对我的指挥官科萨说：“你看从来没有一个泽瑟尔圣塔守护者会在一个地方呆上200年，而我已经多出了100年，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离开了。”事实上，在一百年间，我写了无数的申请信，可是不知道科萨这个酒鬼是不是在喝高的时候用这些申请信擦了屁股还是别的什么，总之他对我一百年间的申请置若罔闻。

  我想托我的父亲找找在天界的熟人，可是我曾经率领过10万蓬多利军团的总指挥阿诺德将军搂着他的小娇妻好不容易抬起头，用昏黄的眼睛看着我说：“我的小比利啊，与我同期的军官都已经告老还乡了，到哪去找熟人呢？年轻人，应该经得起磨练。”那一天我连节日的午餐都没吃，就愤愤地回到我在A城的地下水道里。这年头，连亲爹都靠不住了。

   我要去W城，那里四季入春，来自斯塔里山上的河流滋润了整座城市，那里有美食，关键是有漂亮的姑娘。而且康斯坦丁那老家伙早就该退休了，是时候把位置留给年轻人了。

  于是我拿出都快被地下通道的水锈蚀掉的银剑扔在了指挥官科萨的面前，说：“不把我调走，老子就不干了！”那个时候泽瑟尔圣塔的100名守护者正在天界游行示威抗议。每年要杀数以百计的怪兽，不知道要流多少鲜血，工资微薄不说，福利也好不到哪去，相反蓬多利士兵成日吃香的，喝辣的，美女泡着，薪水却是我们的两倍，没这样道理的事。当然我因为窝在了地下道里，而错过了示威的好时机，所以我只能在科萨面前亲自叫板了。

  科萨听我说完，缓缓起身，从冰箱里拿出一听茶饮料，递给我说：“比利啊，你从圣托蒙学校毕业的时候，考核是多少分？”

  我正嗓子冒烟的人突然一愣，然后依旧不卑不亢地说：“虽然理论成绩是D，但我的实践成绩是A+，当年从圣托蒙毕业只有十人实践成绩是A,而只有我一人是A+。”虽然过去快三百年的事了，但往日的辉煌，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恩，不错。”科萨听我说完，又慢慢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去，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文件。

  “实不相瞒，一共有二十人申请调往W城，而这二十人中有和你比利一样优秀的人，智商高达280的戈登，我记得当年你实践考核的时候，是他帮你拖住咆哮兽，让你拿到神卷的，你的A+有他一份吧；雷，实践成绩是A，不如你，可是他的理论成绩在圣托蒙连续500年保持A+，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而且他最近刚回去进修了泽瑟尔塔保护专业高级课程；对了，还有你的学长李一笑，他在Z城每年杀兽600头，这个数量可是大多数城市三年总和啊……”

  “够了，你就说我没戏吧！”一长串记录就像骤然而来的暴雨一下子扑灭了我刚才的嚣张气焰，看来我要老死在A城了。我想立刻转身走人，刚想拿起银剑，科萨却按住了我的手，用他那双老奸巨猾的眼睛牢牢盯着我，“可是，比利，实话告诉你，他们我一个都不想调。”

  “啊？”

  “眼看我也是要退休的人，在这个位置上坐不了几天了，所幸我在位置上的一千年，没出什么大事，我现在只想安稳的退休，拿着津贴带着老小回乡下安顿晚年。可是你看这帮混蛋在搞什么？居然罢工去天界示威，说是薪水不够，每天在惠斯特利神殿外面喊口号，吵的不可开交。上面已经下了数到指令问我是怎么一回事，限我100天解决，只有你，100个泽瑟尔圣塔的保护者，只有你一个人没瞎起哄！比尔，去W城的机会，不给你，给谁啊？”

  一段话说的我面红耳赤，如果雷他们早点通知我要去天界示威，我就不会在下水道里睡过了日子，这种事情我向来冲在最前面的。

  科萨这只狡猾的狐狸居然因此把机会给了我，那也可以算得上天意了，大不了到时候请雷他们到W城来小住数日，吃喝娱乐全包，好好款待一下，也不算对不起兄弟。

  当我乐呵呵地想要点头说感谢的时候，科萨立即又摆出严肃慎重的表情。

  “比利，我调你去，自然要有一个好理由，比如说要看你这三百年的功绩，你自己看看吧！”他又抽出一张表，“平均每年杀兽不到100头，有一年，你居然只有5头，这样的成绩，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不是我可以轻易袒护的吧，就算让你去了，那其余申请的二十个人还不把我办公室给掀了？”

  我拿着表单，确实是令人羞愧的数据，可是这也不能全怪我。A城气候干燥，空气异常混沌，别说野兽不来，就是人也不想多呆，要不是要在这里建泽瑟尔圣塔，早就是一座荒城了，我能杀5头兽，不排除到隔壁H城把野兽引过来才干掉的，科萨应该考虑一下实际情况。

  “好了，比尔，不要不服气，下面一个任务，如果你完成了，估计会让所有的竞争者心服口服。据天界气象台预测，A城即将迎来千年难见的大雨，雨量罕见的充沛，而这种雨量可不是用来滋润庄稼的，是用来喂饱雨夜兽这只靠吸雨为生的野兽的。你，比尔的任务就是，干掉它，绝不能让它接近泽瑟尔圣塔！”

  听完科萨的一席话，我差点整个人瘫倒，雨夜兽，这种相当于十个一级神兽的顶级怪兽，我在圣托蒙的指导老师说，除非天界骑兵，否则仅仅作为保护者的我们只需封印圣塔，不让怪兽进入结界，我们要做的，就是能有多快就有多快地跑掉。科萨这只狡诈的狐狸，居然要我杀掉它，别说去W城了，我就是小命都没了。

  看出我的犹豫，科萨似乎胜券在握了，他把头仰在靠椅上说：“比尔，我知道这是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任务，可是只有这个理由才可以说服他们，当然，你知道，我是不勉强人的。”

  混蛋，你自己当然可以说的这么不勉强了，这对我来说可是攸关生死的决定。可是一想到风景如画的W城，一想到河边花枝招展的姑娘，我可不想做一辈子的光棍，妈的，豁出去了。

  “行，老萨，这个事情就定了，干掉雨夜兽，我就被调往W城，算不上挺划算的买卖，但我干了！”我拿起银剑，转身就走。当然，没有看到科萨这只老狐狸最后露出的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笑容。

  大雨果然如期而至，我早早遣散了A城的居民，让他们暂时躲往H城，守护H城的拉克兰听说我要孤军干掉雨夜兽，认为我疯了，跟这家伙是无法解释我想要调往W城的渴望的，所以当我说你愿意帮我吗，他拼命摇头后，我哼了一句，就离开了。

  我站在A城的城门口，淋着大雨，确实感到自己有那么点孤胆英雄的味道。这算是英雄的行为吧，一个人独守一座城池，还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明日朝阳。这么一想，突然一种萧索中激发出的壮志凌云的豪迈激荡了全身，或许外界事后的评介会是漠然的不自量力，但是一旦成功，我不光是A城的英雄，甚至可以作为天界英雄，会成为泽瑟尔保护者团队的传奇。我开始稳稳地扎在城门口，雨夜兽——放马过来吧！

  漆黑倾倒着瓢泼大雨的夜空突然出现了一道漩涡，四面八方的雨水全部涌进了那个漩涡里。这个家伙来了，我想。

  吸干了雨水，它慢慢地仿佛撕裂了夜空的幕布，伸出了锋利的前爪，妈的，抵得上咆哮兽的半个身子了。

  当他整个身子浮出夜空的时候，我想我完了，我比尔百分百命葬于此了。这玩意实在太大了。

  当它要一脚踏上A城土地的时候，我开始念起已经生疏多年的咒语，希望可以化作屏障暂时阻止它的前爪，可是刚刚形成的蓝色光体就被它一脚踏空，我知道，身后的城墙垮掉了。

  我整个人在它的身下，我看见它粗壮的四肢在我周围一步一步向前踏进，看到它作为肆虐者因兴奋带来的胸部起伏。

  我站在黑夜中的黑夜里，终于发现我在圣托蒙学校的500年学习，只是打些玩具小兽罢了，我的银剑刺不穿这种巨大怪兽的皮毛，顶多是给它挠痒痒。完蛋了，跑掉吧，跑掉，只做一辈子的A城守护者。

  “喂，你为什么躲在它的身下？避雨吗？”

  我转身，擦了擦糊在脸上的一脸汗水加雨水，居然是个金发小子，上身T裇是得派的最新款，大裤子，看起来像街头的舞蹈演员，关键是，他妈的，居然在嚼口香糖！

  “你怎么在这儿，是A城人吗？”

  他摇头。

  “那好，我对付这家伙，你赶快走，能有多远走多远！”

  他继续摇头。

  “我操，你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吗？被它踩一脚，你整个都别想直起来！”

  他点头。然后望着我露出好看的魅惑死人的笑容，却该死的他妈的不是场合！

  “我说，我们还是出去吧，这家伙还在吸地上的雨呢，再多呆一会儿，这地就该塌了！”

  我他妈当然知道，用得着他说吗？

  “而且这家伙应该不经常洗澡，它下面挺臭的！”

   妈的，他还有心情开玩笑，我刚想发作，却发现，地下的土地已经松软了。

  “来，拉着我！”他一把拉起我的手，嘴巴开始念念有词，在我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下，已经坐在了雨夜兽背面的梧桐树上，然后看着怪兽如饥似渴的吸着雨水，A城的外围已经被它踏烂了。

  “我说，我们还是在这聊天好吧？”他坐在树丫上，对着我笑，还是那样魅惑人的笑容。

 “我真的没心情跟你胡闹，如果这东西踏入我布置的结界，并且突破了的话，塔就完了，我的人生也就完了！”

  “应该不会吧，它看起来很饿，怎么样也是先吃饱了再说！”他依然说的风轻云淡。

  而我已经飞出去了，不知道已经不锋利的银剑是否还能完成最后的致命一击，总归得试一下。

   我开始念属于泽瑟尔保护者的终极咒语，这个咒在我实践考试时用过，对付贪食兽，一级兽，咒语很长，我还带着小抄，现在都快三百年了，我不知道我还记不记得全。

  我已经到了雨夜兽的背上，它似乎只顾着吃，没有察觉到背上的我，我念完都快散掉的咒语，虽然不知道对不对，但银剑上出现的巨大蓝色光晕给了我信心，我开始努力向前刺。

  嘭——断了。

  他妈的，跟随我快1000年的银剑居然断了。果真是天要亡我。

  “其实锈成这样，早该换把新的了。”那个金发小子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边。

  “走开——”我对他咆哮，银剑跟了我1000年，陪着我度过了多少个孤寂的夜晚，这小子什么都不懂！

  突然觉得背部一阵灼痛，回头，怪兽居然反手打在了背上。尖利的指甲划破了我的后背。妈的，我有多久没受伤了，多久不知道疼痛的滋味了。

  金发小子又拉着我，速度极快地躲开了它的爪牙，我们又回到了梧桐树上。

  “它要进入结界了。”我忍着痛说。

  “恩，知道了，交给我吧。”他转身飞了出去。他的飞行技术实在比我好的多，我的弯道技术一直不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拿出那把剑的，我第一次看到金色的光晕。作为泽瑟尔保护者或者蓬多利兵修炼的光晕只在七色的范围内，我第一次看到了金色的光晕，在黑夜竟然刺的人睁不开眼。我看到他用剑深深切开了怪兽，我听到了怪兽痛苦的咆哮，看到了它体内吞食的雨水开始化作洪流冲散下来。

  漂亮的一剑，我看到小子站在空中居然没有丝毫的胆怯，那一剑太漂亮了。可是雨夜兽并没有死，它回头，开始将所有的攻击力投向金发小子。

  于是我听到了最流畅的咒语，那是我从未听到的咒语，节奏、发音堪称完美，眼看着金色光晕越来越大，雨夜兽继续咆哮着，可是不到一秒，它的脑袋已经离开它庞大的身子了。

  它吞食的水却化作另一头猛兽眼看就要吞没A城，果然我的担心也是多余，第二波咒语已经开始了，不久洪水像打开了阀门，渐渐变小，渐渐又都消失了。

  所有的一切一气呵成。

  这个金发小子无论咒语还是持剑的功力都让人咋舌。

   在我因为疼痛来不及再思考，眼看灾难结束后，就要昏厥的人，忽然被人一把扛起。

  “泽瑟尔保护者的功力还不是一般弱诶，幸亏我来的早。”

  “你是谁？”我挣扎着最后一点意识趴在他的背上问。

  “泽卡艾尔。”

  “是天界东边的泽塔骑士。”

  “你的坐骑呢？”

  “对付这种东西，我们是不会劳驾宠物的，何况它冬眠了，招了也不见得出来。”

  泽卡艾尔。来自天界东边的泽塔骑士。这是我昏厥前的最后意识。

  后来跟泽卡艾尔这小子混熟以后，虽然大体弄熟了他是个什么德性。可是在雨夜里用两剑就了断雨夜兽的泽卡艾尔，他的金色光晕，他迷死人不偿命的笑容，却像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即使最后发现这小子也并非那么可爱的时候，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泽卡艾尔很帅，尤其杀怪兽的样子，帅的可以杀死一旁的人。

  我和泽卡艾尔后来是怎么作为搭档又是如何杀怪兽搅乱了整个天界，这也都是以后的事了。